

一個年青女人的故事

孫

濱著



一個青年的女人

1948

著 演 孫

目次

| | |
|-----------|----|
| 一個年青女人的故事 | 一 |
| 嫂嫂 | 四 |
| 苦老婆子 | 八 |
| 這個會議開美了 | 一七 |
| 爾刻的路越走越光明 | 二二 |
| 紀念爺爺 | 二七 |
| 出牛 | 三一 |
| 大家都動起來呀 | 三六 |

| | |
|----------------|----|
| 他的哥哥來了····· | 四九 |
| 想起你來了····· | 五四 |
| 生活····· | 五七 |
| 吹小笛的人····· | 五九 |
| 識字····· | 六四 |
| 好消息····· | 六九 |
| 杏兒····· | 七八 |
| 鬪爭了配給店底掌櫃····· | 八二 |
| 白溝村····· | 八七 |

一個年青女人的故事

同志，你聽過這些故事嗎

汾河上的神槍手，比當年

那位打雁的少年英雄還要高明

只要槍一响

鬼子就會從馬上

一個倒栽勛斗滾下來

咱們英勇的偵察員

掛着盒子槍，大搖大擺地

從敵人集合的地方走過去

提起地雷，鬼子就會提心吊膽

走到河邊，河邊就會有地雷炸了

爬上山腰，山腰就會有地雷炸了

鬼子要到井邊去喝水

井上就有地雷叫他坐飛機

鬼子要進村子去搶劫

門枋上就有地雷劈掉他底腦袋

爆炸英雄的威名

常常使鬼子害怕的屁滾尿流

咱還聽過一個農村婦女

偷偷地跨上敵人底那匹肥大的白馬

敵人用機槍追趕着她

而她却安全地飛奔到了咱們底根據地」

在嚴正的吵罵着咱們的偵察員

是的，我就給你

「看你這付慌張的樣子

自行車也扔下了

簡短地講一個關於女人的故事

把娃幫咱抱住

咱要去解溲」

有一年底秋天

但是，她立刻又放低了聲音說：

唐河唱着戰鬥的歌曲

「同志！快把望遠鏡和手槍

鬼子從保定掃蕩過來

給咱到地裡去埋下

咱們底偵察員前去偵察

回頭到楊村長那裡見」

在中途被鬼子的尖兵發覺

咱們底偵察員是依照了她底一切吩咐

咱們底偵察員爲了脫離敵人的追蹤

轉個灣把自行車扔下

「後來呢」

混進騷動着的老百姓當中

後面忽然出現了一個年青的婦女

一會

咱們底偵察員蹲在楊村長的院子裡

掏出煙管來接上火

鬼子也立刻趕到了

兩隻狗眼睛瞪着楊村長

「你說！他是什麼的幹活」

楊村長和和氣氣地告訴他

咱們底偵察員是他底女婿

而那個年青的婦女

也一口氣衝到楊村長面前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指着咱們底偵察員又是吵鬧

楊村長終沖沖地罵着她

「一點點小事就鬧得天翻地覆

人家笑話不笑話你們這對夫婦嘛」

楊村長又回頭笑着臉給鬼子解釋

「這是他底女兒，在家鬧脾氣

來找他做父親的人評道理」

鬼子是點點頭慢頓頓地走了

可是

咱們底偵察員完成了任務

當天晚上就打垮了鬼子的「掃蕩」

嫂 嫂

嫂嫂

白天從地裡回來

吃罷晚飯

饅罷豬食

點起油燈

又坐上織布機子

嫂嫂坐上機子

村裡的機子和紡車

也跟着動彈起來

石爺家婆姨底機子

藍桂英底機子

都是新纜學會的能手

王銀拴家底老媽媽

肖老漢家底小媳婦

她們底紡車鬧得紅火

那個十二歲的小桂英

一個小時能夠紡上五錢頭等絨

克達，克達；嗚唔，嗚唔……

喧囂着的紡織歌聲

使這個偏僻的鄉村

這些荒冷的溝野和林木

歡愉而躍動……

嫂嫂底雙手在熟練地織布

嫂嫂底頭里在愉快地幻想着——

嫂嫂是紡織英雄

嫂嫂想着

她穿上新衣

像回娘家似的

去參加英雄大會

胸襟上帶着紅花

她走上主席台

那麼多的人都拍手歡迎

首長也拍手歡迎

她底心在激跳着

她紅着臉，講了話

得了政府的獎勵

嫂嫂想着

銀兒他爸爸在隊伍上，在前方

奶奶底身上有病，不敢動彈

那時候的光景困難

吃的是糠窩窩，野菜

穿的前胸蓋不住後背

嫂嫂沒有一句怨言

白天種十二垧地

常常在晚上紡綫

紡下的綫又自己織成布

光景才慢慢地好起來

爾刻更是大大地發展了

盒子飯，麵條，饅饅

吃上豬油，肉菜

穿的暖，炕上

墊有了新的被褥

嫂嫂想著

政府幫助她發展村裡的紡織

她是經過了怎樣的困難啊

當她最初去宣傳的時候

「嫂嫂！咱底手脚笨

紡綫沒事」

「嫂嫂！白誤工

咱不想學」

還有壞人搗亂

「政府收去

不會給紅利的」

嫂嫂不灰心

用自己發展的事實

耐心地說服

耐心地教

替她們向政府領紡車

領織布機，領棉花

爾刻一滿賺利了

三個婦女織布

九個婦女紡綫……

嫂嫂想着

政府關心隨百姓

擁護酒底政府

光景發展美了

將來開下許多大工廠

機器整天開動

紡出的綫，織成的布

像一座一座的銀山堆起

那時，嫂嫂在工廠裡

更幹的美，幹的高興

嫂嫂一邊在幻想

嫂嫂手上底梭子越跑越快

梭子越响動的有勁

密實的布面

不斷地向捲筒上纏捲……

時間已經快過半夜

奶奶已經睡醒了一覺

「息下咧！」

不敢把身子熬壞了」

嫂嫂聽見奶奶在叫她

才慢慢地息下梭子……

苦老婆子

從白天到晚上

紡綫和織布

實在鬧的紅火

克達，克達的機子聲

烏吾，烏吾的紡車聲

一條寬大的平川

都被騷動了

山上穴居的動物

也常常受驚

住在那個破窰裡

受着熬煎的苦老婆子

你聽到沒哪

家家的婆姨女子們

都在熱烈地談論着

紡綫織成布

自己動手，穿上新衣

鄉長也給你講過

紡一斤頭等綫

工資是一斗小米

要不受熬煎

只有勤生產

政府有幫助

光景一定發展……

你很高興

當着鄉長

你說：『怕苦老婆子

一滿指望政府幫助嘛』

你領回紡車

二斤雪白的棉花

冷落的破窰裡

响動起可愛的紡車聲

你坐上紡車

就開始着幻想：

『咱有公家人

公家人和咱是一家』

你走進了美麗的情景

你幻想着

一天紡上半斤綫兒

一個月有一石五斗小米的工資

你底棉襖破爛了

換上件嶄新的羔兒皮

粉條炖豬肉

燒酒兒喝個美

白麵比起小米

你只謀慮着

蒸饅頭還是包餃子

你幻想着

有錢啦，要把元景改變

叫個泥水匠也把

窩洞刷哪個口格生生

太陽照上亮堂堂

就像山頭一朵大紅花

滿村裡的人

都被你驚動

苦老婆子翻身了

你幻想着

你底破箱兒裡

你底枕頭下

鈔票一捲又一捲

你實在美氣

買上十畝平川地

叫離家的兒子回來

給他向上個婆姨

(婆姨也會紡織布)

一年生下一個胖娃娃

就才是人財兩旺

你幻想着，幻想着

你一滿歡騰騰

你底轎車囉嗒叫

滴個兒轉溜溜

你底手上真如意

轉一會限兒

綫穗就大了肚子

真像蒸饅頭

綫穗擺滿地

但是，你沒有看一下綫子

細的地方

穿過頭髮絲

論到粗的來

簡直就是駱駝繩

上面結下的疙瘩

就像一個山堆

又一個山堆

野豬也翻不過去

你又是幻想

你一滿歡騰騰

到鄉長家去交綫

鄉長歡迎着你

婆姨娃娃也歡迎你

鄉上的人

都談着你有轉變

（模範村要沒有

一個不紡織的婦女）

鄉長看過你底綫子

可駭了一跳

婆姨娃娃都笑的

怪不好意思

鄉長有聲氣

你底年記老了

手脚不靈，又是初學

沒有嚴重的批評

仍是和氣地叫你

繼續再紡，給你

取來綫樣子

要你耐心地學習

這回交的綫子算是三等

一斤給三升小米的工資

你一聽是給三升

你底幻想，就像

抓一把泥來投進水裡

你就生了氣

鄉長給你解釋

婆姨也勸你

『你底綫子不够頭等嘛

下回紡上頭等就給一斗』

你說不行

『人家的是綫子

咱的也是綫子

人家的綫子能織布

咱的綫子就不能織布嗎』

無論鄉長給怎講

你總咬定是虧了你

鄉長給你說：

新的工資制度

一斤頭等綫

還可換取五尺大布

你也不聽

鄉長又給你

稱上二斤上好的棉花

你都不要

一氣就回了家

咕咕嚕嚕

埋怨這，埋怨那

再不見你上紡車

那天馮家的婆姨來看你

那天石蛋底婆姨來看你

小英也來看過你

桂貞也來看過你

她們幫助你修紡車

她們教你要怎樣的紡

怎樣的抽綫

怎樣的上綫穗

她們叫你要耐心

她們又給你講了

紡綫翻身的故事

你一滿不聽

只當她們又是來虧你

你一點都不看一看

她們紡下的綫兒

是怎樣的細，怎樣的勻

一兩的長度

是一千八百尺

你仍守着破窰

過着熬煎的日月

家家的紡織

越鬧越紅火

那個只有一隻眼睛的

瞎媽媽也學會紡綫

那個十二歲的小碧蓮

也跟嫂嫂學會織布

石蛋的婆姨，一年

紡綫子五十七斤半

劉銀花織了

四十八丈大布

家家底光景

都更紅火，更美氣

爾刻鬧年節

年貨都辦得整整齊齊

有的添新衣

有的換褲被

貼門聯，掛年畫

家家都打粉的

輝煌煌

男人們鬧秧歌

鑼鼓整天的响動

個個人底臉上

都喜氣盈盈

而你呢？苦老婆子

破窰裡冷冷清清

炕上，炕下

只有空空的破罐子

小米熬糊糊

啥時候見過油星星

走出破窰

一陣冷風

吹得你心都刺透了

心裡好不悲酸

看看明天就要過年

自己像站在

山頭上一棵枯樹

看見人家底

窰上飄着青煙

聞着肉菜的香味

可憐的苦老婆子

你掉下了眼淚……

是的

他們明白你底苦楚

他們沒有把你忘記

鄉長看你來了

還帶有白麵，肉菜

劉銀花看你來了

小英，桂貞她們

也蹦蹦跳跳地來看你

（模範村的年節

不要有人不快樂）

她們都帶有慰問品——

有的是一塊肥皂

有的是一條毛巾

鄉長說：『公家政府

並沒有把你看外

叫你要快快活活地過年』

劉銀花也說：

『咱們都發展了

咱們紡綫織布

都是政府幫助

光景都過得美氣

咱們也望你發展』

她們都當你是親人

她們都叫着你姪姪

你是多麼的羞愧啊

你受了感動

痛痛地批評自己

決心要轉變

你拉着劉銀花底手兒

眼睛裡快滾出眼淚來了

你說：『過了年，一定

跟大家學好紡綫

眼前的光景

實在不像個人樣子』

這個會議開美了

『小柱兒』

你爸，你娘都訂下計劃

你呢？』

『咱也訂下

爺爺

咱給狗娃變工——

攔羊，放牛

拾一千二百斤柴火

掏二畝地

種苜蓿，種棉花』

『呃！沒咧』

『還有

咱要學文化

識下一千個字

去年識的五百多

有的寫不下

今年識下的

一定要能講，能寫，能用

咱也要解下

國家大事

『啊！爺爺』

咱的計劃

要和孀孀比賽

爺爺做評判』

孀孀坐在炕角

趁着微弱的燈光

在一針一針地納鞋底

孀孀是個好勞動

聽見小柱兒要和她比賽

她一滿高興

她應戰了：

『能成

咱們比賽就比賽嘛

還要和你娘比賽』

這個會議開美了

爸爸當家，爸爸是主席

爺爺作評判

檢查了去年的計劃

生產四十二石細糧

超過計劃四石

二爸務莊稼能成

多掬了五坨荒地

爸爸要跑鄉政府

誤下了二十多個工

爺爺拾糞

每垆地上够十六担

年時風調雨順

莊稼長的美氣……

還有娘和嬸嬸

嬸嬸一滿積極

紡綫三十八斤

做五對鞋

餵兩口肥豬

進進出出，隨時

都有許多雜事情

爺爺的評判

嬸嬸是勞動英雄

獎勵一萬塊錢

娘只獎五千

娘底生產也「邦甲」

但是質量不够

娘紡的綫只够二等

娘底長處

能下地吃苦

嬸嬸當了勞動英雄

娘不服氣，說是再要比賽

家務發展了

大家都是歡騰騰的

爸爸他們訂出的計劃

地裡要生產細糧五十石

爸爸要抓緊時間下地

地裡要務的更細法

耐心地謀慮

公家農場有改良種子

公家的謀慮高超

打開保守腦筋

接受新的經驗

會議開美了

大家都同意

過年也要過的美氣

殺一口肥豬

磨上白麵

做油餅，壓餡餡

包餃子，粉條炖豬肉

嬉嬉積極地提意見

要鬧的紅火

做下八個菜

講衛生，打掃窰洞

貼上年畫

爺爺不斷地說：

翻身了，真正翻身了

娘沒有言傳

爺爺明白

娘受了批評

心裡不舒暢

爺爺說：『小柱兒娘

你怎不言傳

咱一家都發展了

你也不是應戰要比賽嗎

你想：

從前咱們是過的陰日月

男的是牛馬

女的是豬羊

你應該快樂

咱一家鬧的紅火

這是第一次

人人都有計劃

今年大比賽

娘沒說個啥

接受爺爺底意見

會議開到半夜

爺爺樂的一夜沒有睡覺

一九四五·一月

爾刻底路越走越光明

鐺鐺鐺鐺鐺……

鑼聲騷動了

寧靜而只剩枝椏的白楊林

村子被歡愉而呼約的

喊聲所活躍起來

續報的時間到了

人們都向高老爹家

那兒去集合

高老爹忙着咧

高老爹也很高興

太陽還沒有落盡

高老爹就在一間敞房裡準備

柴火燒暖着那間敞炕

把繩打掃乾淨

拖出條椏，安正方桌

看好燈籠

上上滿滿的清油

彷彿辦酒席似的

高老爹的臉上

時時掀起愉快的抿笑

集合的人——

小孩子們打頭陣

小孩子們個個都跳着叫嚷着……

像一群春天來了的小山雞

圍在高老爹底身邊

「爺爺！咱要聽讀報」

「爺爺！咱要聽讀報」

高老爹伸出雙手

迎接他們

讓他們爬上膝蓋

讓他們扯着鬍鬚

爬不上炕的小傢伙

就把他抱上去

油燈點的明亮

敞屋裡擁擠着人——

女人們都上了熱炕

男人們：有的蹲着有的坐下

有的在對着旱煙……

談着什麼

小孩們又高聲地呼嚷起來

這實在比酒席還紅火——

高老爺去提來開水

人們底臉上

都閃耀着喜悅的光彩

從沒有人想起過

能夠有這樣的新鮮的光景

呼延家的聾子哥也來了

大家都用新樣的眼睛

去歡迎他進來……

『聾子哥！耳朵不礙事嗎？』

『沒啥！咱坐靠近一點』

讀慢些能成』

立刻在每一個人底臉上傳開

『高老爹和聾子哥也上了報的』

拍掌的响聲又像

三月底風吹打着樹林

羨慕的眼光不斷地

向高老爹和聾子哥掃過去

調皮的小孩又去抓住

高爹轉來轉去的喊叫

有的跑去掛上聾子哥底頸子

『咱們上回提議辦夜校』

報上也有報導

馬上辦起來

這可不敢丟人』

馬家村的光榮

『對！』『能成！』

熱情的呼躍掀湧着

『咱們馬家村底讀報組上報了』

歡騰騰地告訴大家

像回答同志們

招搖着手

指導員走進人們當中

擁抱着他

一陣猛烈的歡呼

指導員帶着報紙進來

人人都舉手讚成

指導員說要選舉委員

立刻有人提出

「咱選舉高老爹」

高老爹積極大家都有眼睛

「咱選舉海娃底婆姨」

海娃底婆姨是個好勞動

識字積極，識下的字

又教給海娃

「咱選舉指導員」……

海娃底婆姨

坐在炕上的女人們中間

這個名字一被提出

人們底心上馬上湧現出一個

好婆姨，模範婦女的呼聲

女人當中也掀起了歡呼叫嚷

小姑娘們要拖她起來

讓大家看一看咱們的模範

而她快紅着臉兒

推辭地叫着

「咱沒能力，咱不會辦事」

夜校的事有了支柱

指導員也讚揚海娃底婆姨

號召婦女們向她學習

指導員開始讀報

「紅軍攻進德國底領土」

「咱們要執行毛主席底十五項任務」

「馬家村讀報組」

「領導好群眾擁護」

馬家村原來

像一個睡着了的人

忽然被美媛的夢驚醒

正如高老爹常常說的話

「從前的路越走越黑暗」

「爾刻的路越走越光明」

一九四五·一月

紀念爺爺

(註)

媽媽把麵條擀好了

晚上吃炸醬麵

媽媽給栓兒燒熟了鮮包穀

栓兒手裡拿着鮮包穀

想起爺爺來了

『媽媽！爺爺呢

爺爺啥時候回來』

媽媽謊騙着栓兒

『爺爺在縣上給栓兒買小羊羔

栓兒乖，爺爺疼』

但是，爺爺永遠不會回來了

環山擁抱着的曲子城

失去了爺爺，猶如天上

忽然熄滅了那顆燦爛的明星——

往常，爺爺一到街上

孩子們都會圍集過來

問着爺爺有啥快樂的消息

聽爺爺講豐衣足食的道理

今天怎相不見爺爺來了呢

孩子們在掛念着爺爺

街上也冷落了許多

橋是爺爺架的

樹是爺爺種的

孩子們從橋上走過

誰不想起爺爺呢

孩子們看見綠的樹

誰不想起爺爺呢

爺爺底地務得頂美

爺爺教育孩子們要怎樣務地

孩子們有了吃，有了穿

誰不想起爺爺呢

爺爺教懶惰的二流子轉變了

爺爺教懶惰的婆姨轉變了

爺爺組織了男的耕種，女的紡織

爺爺每天天不亮就出去拾糞

爺爺底地裡沒有一根野草

爺爺爲着孩子們變工變得好

進城去見縣委書記和縣長

環水忽然漲了，縣長留爺爺不要回來

爺爺擔心着孩子們一定要回來

誰曉得爺爺底年紀老了，環水把他打倒了

孩子們都背誦着爺爺底詩篇

『一籽落地，萬籽歸倉』

爺爺用金花，用太陽比喻咱們底領袖

爺爺用家庭比喻咱們底邊區

孩子們都擁護自己底領袖

孩子們都愛護自己底邊區

爺爺底詩篇從報紙傳遍全國

勞動的人民感到光榮

爺爺感到光榮

孩子們感到光榮

環水在古老的高原上流着

環水流過古老的曲子城

爺爺今年七十多歲了

爺爺從降生的那天開始

就住在你底岸上

和你一起生活，結交朋友

在那些受熬煎的年月

和你一起匍匐在地下

和你一起痛苦地呻吟

刻爾光景過得美了

你們一起談笑，一起吟詩

爺爺當了勞動英雄

爺唱着歡迎的歌曲

爺爺去見了自己心愛的領袖

你又歌曲了爺爺底驕傲

爺爺是永遠地去了呀

孩子們沉痛地紀念着爺爺

環水！你底歌曲，應該

唱得更响亮，永遠地唱下去

鼓勵着孩子們快樂地勞動

(註)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孫萬福，七十

多歲的老人了，又能吟詩，群眾都愛

戴他。不幸在四四年夏天，有一次山

縣上回家，遇環水發山洪，被水打去

了，邊區人人都嘆惜，因寫此詩
紀念

一九四四·八月

出牛

天剛剛亮

各家底雄雞

正在爭着啼叫

躲在什麼地方的麻雀

也開始了唱歌

爸爸已經起來了

今天出牛

爸爸很高興

爸爸還沒扣好衣襟

沒有去小便

一直就跑進了

牛住的窰洞——

窰裡還是黑古東東的

可是那對牝牛

看見主人來了

搖擺着尾巴

掀動鼻息

兩對像雷火一般

又大又明亮的眼睛

歡迎着他

爸爸撫摸着牠們

草料吃完了

兩個大肚子

像兩座山

爸爸像從菓樹園回來

寬寬的臉上

流露着滿意的微笑……

提起出牛

爸爸昨天就忙着咧

修整犂頭

換新鏢尖

綵繩用水泡過

拴的牢牢靠靠

新的皮鈎頂事

敲敲打打

整天忙着

提起出牛

爸爸叫娃把牛

趕出去飽飽的吃上一天

回來又加料

聽說要出牛

牠們也活躍起來

互相的抵玩

蹦蹦跳跳

又粗又大的呼叫

村子和山谷

都被震動了

爸爸貼近牠們

低低的講着

「明天開始

老朋友！

枷杻又要加上嚟咧」

一直到睡覺

爸爸都夢着牠們

提起出牛

爸爸想起鄉長

爸爸出牛是遲了

最早出牛的吳家

已經揭了

上十畝的種地

全村的牛

都早出齊了

「你呢？老劉」

鄉長怎知道

爸爸底心早就急壞了

去年，爸爸底地

遭了虫蛀

跌了年景

沒錢換鏵尖

修整傢俱

在鄉長面前

爸爸紅着臉

拾不起頭來了

「原來是這樣

老劉：『鄉長拍着

爸爸底肩膀：

『你怎把咱們看外咧

爾劉都是自家人

有困難就講嘛

春耕是頭等大事』

第二天，鄉長

就給他送來鏟尖

和一萬塊錢的農貸

跑這跑那

一點都不要脾氣

媽也快樂

把鍋台拾掇乾淨

剩下的麥子和蕎麥

都磨成麵粉

早晨吃蒸糕

晚上吃麪條

爸爸剛下炕

媽也起來了

娃跟着爸爸

趕着耕牛

提起出牛

真像過年

娃歡喜地

給爸爸拿東拿西

他們出村來

藍閃閃的天

東方跳躍着

燃燒一般的紅彩

唱歌的雀子更多了

四面的山坡

都像睡醒過來似的

一滿有精神

在那裡，是誰呀

已經趕着牛羣

在揭開地了

大家都動起來呀

(一)

朝晨

太陽虎地一聲

穿過了窗紙破縫……

起來呀

我像受驚似的跳躍起來

屋子都被騷動了

開開門

你往那里躲

老鼠洞被堵塞了

床腳，昨天就用水澆

掃得很乾潔

這些病菌，壞蛋

在太陽光裡

逃奔吧，死滅吧

我們都在院子裡

呼吸新鮮空氣

揉揉身體

臉蛋都像園子裡

開的紅花——

鳥底歡聲

像一群音樂師似的

在一起合唱

『開會哪』

『樂器工廠』組的

在『滑雪部隊』底密洞裏』

『牙刷組的同志們

在『毛驢』底密洞裡開會

快，快呀！』

『媽媽！我們的組也開會嗎？』

『開呀！三個臭皮匹，頂個諸亮萬

開個會，辦法就多哪』

噓：誰在吹口笛

像從神經上抽去了一根絲綫似的

『紡毛的人

到下邊工場去集合

分配紡車

分配毛』

皮膚下的血液

像桃泛的流動着

躍動着的臉朶

放射着燦爛的光彩

烏底歡聲啊

那個劇院在排練歌劇

吵鬧的鑼鼓啊

那個人在試試開地

昨天過了一驚蟄』

會議上的發言與決議

『生產就從今天開始』

這曲在太陽下寫的歌

也就開始

(二)

我脫下多的一層毛衣

去拿起柳條

像畫家去拿起畫筆

像詩人打開了靈感

那些思想之花啊——

一個一個紅色鮮艷的筐籃

裝滿洋芋，裝滿菜蔬……的筐籃

兩個人抬着什麼重頓頓的筐籃

一個人推一挑的筐籃

我底心跳抖着

我把柳條選够了數目

開始起頭——

架好底子就開始編上去……

「噫

筐籃組也開工了啦」

誰在用友愛的笑謔

來揶揄我呢

他是「胡琴工程師」呀

從我底面前過去了

我告訴了

「媽媽」怎樣架底子

「頭難，頭難呀」

有人在暗暗地喊叫

柳條是柔軟的

像女同志們用針綫

在我底手上捲着，迂着，穿控着……

我離開家鄉十年了

離開編背兜，籬筐，篾筐的

「工作室」十年了

這雖是北方的柳條

也像那南方的竹篾似的

使我感到並不生疏

「媽媽」底二姆指尖

放進嘴里在吸着，被柳條

夾破了嗎？『怎哪』

「媽媽」笑了。他是不會的

他架好底子了，

編呀！編呀

他在鼓勵自己，也鼓勵別人

「頭回生，二回熟」

額頭上在冒汗了

汗滴在柳條上

像珍珠似的在燃燒……

「柳條要比「支」條費力多哪

但是，「支」條找不來呀」

往上編呀

像太陽的往上爬呀

(三)

忙碌的鋸子呀

——嘶嘶，嘶嘶……

忙碌的鉋子呀

——嗚唔，嗚唔……

忙碌的鑿子呀！斧頭呀

——吱嗒，吱嗒……

忙碌的墨斗呀，銼子呀，營造尺呀

——絲呼，絲呼……

「樂器工廠」開工了

沒有「敬」過魯班先師

沒貼上，「開張鴻發」

「廠長」在使着鋸子

丟了鋸子又去使鉋子……

開工了呀

「工友」們都沉默着

都把眼睛放在自己的手上

你音樂家呀

還到那里去找這樣美的旋律與和聲

你畫家呀

還到那里去找這樣現實的模特兒

你詩人呀

快來歌唱吧

這是力的表現，生活的花朵

一塊毛粗的木板

鋸呀

鑿呀

墨綫彈呀

銼呀，鉋呀

照着圖樣

一會，就成了

許多樂器上的零件

那個正在打磨着

胡琴的桿杆的「拉不開拴」

不是用胡蘆做過了兩把提琴

這回，他是要做到真正的貨色

「廠長」打好圖樣

他是技師

明天來看呀

一把嶄新而裝璜漂亮的提琴

就要出廠了

「這不行

不能把鉋子拿走」

「我要用一會」

「我不正在用嗎」

「滑雪部隊」是嚴肅的

——爲着工作呀

爭回來了有人要拿去的鉋子

「滑雪部隊」在打毛料

鋸子不離手，鉋子也不離手

把棉衣和毛衣都脫下來

丟在院子里

讓太陽晒

讓太陽晒着他底背

那層薄薄的汗衫

透露出汗的光芒……

「廠長！定貨怎樣」

「不錯，已經有兩三處確定了」

「價錢呢」

「京胡二百五

二胡二百」

「廠長」^哦「着眼睛

把製好的零件

和他底圖樣在對照着……

「你把膠熬好吧

開始做胡琴的腳筒」

火盆里熬着膠的香味

汗滴在火里燒出的香味

那個技師

就把那一片一片的木片

用膠沾起來就成了一個腳筒……

(四)

「看呀

「毛驢」又稿回來了

那樣子滿滿的一口袋豬鬃呀」

「鳴啦」

的確，在這里

做牙刷的原料

實在很豐富的

六七個男女同志

在窯洞門前圍一圈

從門口旁邊的小窩里

抓出來早就存下的豬毛

他們搶着爭着的擇呀

擇出那山好的豬鬃

很整齊的收揀着

我在那個長江上游的大都市里

看見過有上千的婦女們做工的豬鬃工廠

可是，那是向外國運輸的出口貨

那是使人發財的豬鬃呀

我們的是做牙刷

解決自己需要的問題

他們擇着，擇着

又談着怎樣擇法才美

他們談那些神話

談那些兒童時代的事情

笑着

開一開玩笑

並沒有誰

因此耽誤了工作

那個胖子

他又是音樂家——

很好的貝士

他每天刷牙的牙刷

很早就是他自己串的呀

他串得結實，串得美

牙刷生產組

他是頂瓜瓜的台柱

是的

沒有用過漂白粉

沒有用機械磨的骨把

——那個胖子不正在

用銼子在打磨着

杜梨木製成的把子嗎

可是，這是戰爭的時候

敵人封鎖着我們

恨我們的人封鎖着我們

我們有了牙刷

每天能刷牙，衛生

不就很好了嗎

(五)

紡車在太陽地里轉動

紡車在太陽里開花

你坐在那原是菜地里

紡着毛綫的女同志

你紡的很漂亮——

又細緻，又均勻

頭等毛綫的工資

一斤是七十塊錢

嗚呼，嗚呼，嗚呼

十年前，我在家里

聽過母親底這支催眠曲

而今在這里又聽到了

這支是戰時的歌曲

女同志們不能參加重生產

她們都是白嫩的皮膚

有着書本上的知識

可是，爲了迎接這革命的任務

戰鬪的火苗

已經使她們

熟習了這生產的技術

坐在炕上

一個人默默地打着毛衣的女同志

心里在盤算着：

要打二十件毛衣

才能完成今年的生產任務

不，她還參加了牙刷牙的

她底生產任務，保險要超過

『小鬼

你底爸爸有錢

不叫你爸爸寄錢來

繳出生產費就得了嗎？』

小鬼把頭一搖：

『這可不行

我們是要增加物質的力量

物質的力量

才是反攻敵人的力量呀！』

紡車在小鬼底手里

又嗚嗚嗚嗚的唱起那支歌唱

啊啊

誰不愛這支歌曲呢

(六)

好呀

大家都在動了的

動呀！動呀

好的，快動起來呀

你準備磨豆腐的

你準備補鐵桶的

你準備修鐘錶的

你準備做木器的

你準備……

你準備……

一切

馬上都動起來呀

你坐在那雙杠面前

讀着什麼的同志

你在讀着解放日報嗎

李富春同志的生產報告

要吃得美

要吃的花樣多——

燒的，炒的，洋芋絲，洋芋片

一個人一天一斤半菜

五錢油

一個月兩斤豬肉

要穿得美

今年一個人要有一件毛衣

發單鞋，發棉鞋

面巾，肥皂，牙刷……

你讀得有精神

你的心在跳，唸在發燒

可是，你更應該想到

這是從那裏來的呀——

這個戰鬥的任務

你參加的是哪個生產組

你準備了怎樣的生產

馬上就動起來呀

你呢

你不會技術生產

你從小就是一個農夫

你在等着開地

你參加的是農業生產組

你計劃着：

多開三兩畝地

種洋芋，種白菜，種蘿蔔

南瓜，西瓜，豆莢，茄子……

你想得多美啊

一定要超過

應該完成的任務

是的

你在一邊暗暗地計劃着：

你參加了樂器工廠組

能够修理鐘錶

也準備開地，參加農業生產

一年一個人六百塊錢的生產任務算個啥

包管到年底要完成六千

好呀！你好大的心呀

歡迎你！歡迎你

將來的勞動英雄

一定有你的名兒

他的哥哥來了

你在敲著通條

墩麵杖在案板上

卡達，卡達地動彈

這往常是平凡的聲响

爾刻變成美好的樂曲

你底心里實在快樂

兩手在不停地工作

二十年前的影象

不斷地在腦海里顯現

像一串一串的花朵

像禮拜六在大禮堂聽演歌劇

那時候，你們都還是

陰也不懂得的攔羊小子

常常和鄰村的娃們

糾纏在一起，像一群山雞

村子里有你們顯得活躍

山野上有你們顯得歡喜

你們這山跑過那山

歡呼和歌聲飄進雲里

有時一玩就忘了

走失的羊羔，帶在身邊的妙米

有時生氣了，一場鬪爭

抓脫頭髮，打歪鼻子……

那時候，你實在調皮

不怕爹娘，欺負你底哥哥

有一次，你要估摸哥哥的油餅

發了脾氣，拿起棍子就亂打

打破了醃菜的瓦甕

鍋台也敲掉一隻角

好好的衣裳撕破衣襟

媽媽氣青了臉

美美地揍了你一頓

飢荒會追逐你們

像狼子追趕羊群

你們到處流徙著——

從一個村子流徙到一個村子

從一個縣鎮流徙到一個縣鎮

有一把糠粃也就是好運氣

小妹妹被運着去送人

你們都瘦弱的像冬天的枯枝

再經不起了風雪的打擊

時間真像閃電一般的過去

你在泥濘在泥潭里打了一個滾

在另外一個困難的日子里

你離開了家庭，全不知道了

啥時候死了爹娘

哥哥流徙到了那一個方向

你在革命的隊伍里

看見了青天，生活愉快

正是鬧生產的時候

這天正當要開動員大會

你在馬房里翻草

忽然有人在叫你

你只見又是啥麻達來了

丟下鋤刀

你面前出現了兩個陌生的客人

只瞪着陌生的眼睛

不敢叫出誰底姓名

「哎呀！原來是你們

大哥！是你呀！

還是你眼睛時精敏

你是跳起來一般的高興

緊緊地拉住他們底手

（那另外的一位客人

也是你們攔羊時代的朋友）

招呼他們上炕

打來一木盆開水

還沒有說上半句話

又去找來煙管和煙葉

鐵銚鏊來煮火……

大家都說認不得了

他們也聽說過你參加革命

有了好光景

二十年的時間

這二十年的時間啊

森林一般豐富的變遷

怎能用三言兩語來描寫

你樂的手腳都無處放了

心里更是不停地跳動

他們是從遠地找來

這已經够吃午時候

你想去辦點肉菜來招待

離市場又太遠

怕他們我壞了

你幾句着去，麵條

誰在叫鍋水開了

你把切下的麵條

用鍋蓋裝去下鍋

你真够忙啦

這還是初春天氣

你脫下棉衣

額頭上還冒着汗

兩個粗黑的瓦盆

給哥哥他們

一個端上堆尖堆尖的一大盆

你讓他們吃着

一面問起他們的光景

他們都一滿翻身了

去年生產

分了十二萬紅利

生活愉快，沒有陰問題

只是腦袋壞了

沒有學下文化

常常使你焦心……

你忽然想起什麼

不等他們吃完麵條就要出去

叫他們在家里休息

臉上再沒有了憂鬱的灰塵

去年發展的美氣

牛羊成群，買進了五垧地

這回上得府來

眼睛更明亮了

人人都是喜氣盈盈

你也講了自己

革命隊伍里就是一個家庭

各級首長都關照了你

晚上去看動員大會的晚會

——晚會上有秦腔，有秧歌劇

你去備上馬

到河下去洗鍋水

想起你來了

今天是禮拜日

咱在街上碰見獨眼龍

想起你來了，傻鬆

聽說你的生產很好

飯菜都作得美

替公家節省米炭

首長表揚你，獎勵你

大家都叫你是勞動英雄

咱讀得懂群眾報了

——這也是你的功勞

當初你叫咱識字

一天晚上

你在地下趕着換鞋底

咱問你戰國的「國」字怎寫

你掉過頭來和我說話

錐子扎空了你底指頭

紅格旦旦的血珠冒出來了

咱很過意不去

你說沒個啥

還是用錐子在地下寫着

說是只要能幫助咱識字
心里也就非常歡喜

你叫咱們年青人要求進步

多一分文化

也是多一分革命的力量

又吩咐咱要聽班長的領導

但是，傻鬆啊！真糟糕

昨天咱把一鍋乾飯都燒成鍋巴了

咱受了批評，班長也責備

都是咱和拐子鬧得沒脾氣的原因

咱種下二分地的南瓜和西紅柿

咱底生產任務還完不成

前天，咱又跟老王頭學習紡綫
咱要和你競賽

生產一定要超過任務

學文化要讀得懂洋鐵桶和列寧的故事

咱愛聽你底笑聲

像西里花喇花喇的流水

你講過的革命故事——

你在前方可鬼子

同志們帶花也不下陣地

你啥時候上街

歡迎你再來扯一扯

拐子養的小雞都長大了

班長侍的菜地才真美

老王一貫回來合水煙

你那雪風颳傷了的眼睛怎樣

爲着革命，你不要病回

咱從地里回來，太陽快當頂了

班長在叫着快去添鍋水

生 活

喝稀飯啦

豆子稀飯

帶刺的黃瓜菜

三伏天的太陽

河水晒得亮晶晶的

莊稼地也是亮晶晶的

「老巴！怎啦

硬要拼老命嗎？」

哈哈哈哈哈……

『我底五個襪子

二兩五是有無少』

「喂！你的稀飯

把咱手都燙起泡了」

「鯛子滾進稀飯里去了

鬼東西！汗水又滴進了飯碗」

誰在大聲的叫喊

『再不來打稀飯

桶里可沒有了』

「你訪了多少」

走着的人在談着

『我的計劃完得成』

喝着稀飯的人在盤算着

「卸長

稀飯也打來了

下車吧

你底頭不是還痛嗎

休息得啦

喝了稀飯睡午覺」

組長一定要把手里的

半截棉捲新完了才下車

汗水浸濕褲腰

汗水滴過眼睛

「你們一面喝稀飯

咱把下午討論的題目報告一下
各人都充分的準備」

組長指給咱的材料

躺在木板架起的床上

翻看一天一天的報紙……

三天的太陽

火熱的風

在外面靜靜地流動

組長半天新到了

二兩九錢五的頭等紗

咱們全組的第一

吹小笛的人

吃罷晚飯

够飲飲水

太陽還照得山坡閃亮

你坐在操場邊的石條上

吹開了小笛

小笛的聲音

詩人找不出比喻

人人都說

只有你吹的美

有人放下工作

來聽你的吹演

聽過你的小笛

身上都像格外舒坦

好像地上的草苗

都爭先恐後地

伸出頭兒來傾聽

吹開了小笛

你常常想起

在蒙古的草地上

給一位王爺攔羊

你還只十三四歲

你吹的小笛

使那位王爺妬忌

一天

他忽然把你攆出門

假如你敢再回去

他要拿洋槍打死你

因爲他底女兒病了

在夢囈中

呼叫過你底名字

那是個十五歲的姑娘

大大的眼睛

在馬背上飛馳的時候

你比喻她

像飛在天空的鴿子

你是久久地

戀着她的美麗

吹開了小笛

你常常想起

痛苦的風沙

襲捲着你這株嫩苗

走遍沙嶽，平川

沒有人肯收留你

走過一家飯舖

你差點暈倒了

你向掌櫃的說

『咱給你吹笛子

換兩個饅頭嘛」

掌櫃的回答

『頭們比賽吧』

你吹過了小笛

掌櫃的閉下眼睛

點點頭兒

招待你飽飽地

吃上一頓

吹開了小笛

你常常想起

一個游擊隊員引你

去見了指導員

指導員問你還有些啥

你說啥也沿啦

只掏出一支小笛

指導員笑了，指導員說

『爾刻是和敵人打戰呢』

你說：『沒有問題』

隊長下命令

游擊隊在向敵人衝鋒

你還在吹小笛

指導員瞪着你

『雜和？衝鋒格啦』

你底眼睛一楞

小笛插進腰間

像一股旋風

直撲進敵人的堡壘

休息下來

『同志！吹吹笛子呀！』

疲乏了的人馬

又因你的小笛而亢奮起來

吹開了小笛

你常常想起

一顆敵人的子彈

使你離開了戰場

（戰爭像母親一般的
餵養着你）

但是

你明白，在後方

也是革命工作

進到廚房

你帶來快樂

愛吵嚷調皮的小鬼們

只要你吹開小笛

他們都安靜下來

接受你的批評

你的工作是快飲水

晚上還要起來給牲口添草料

穿不上乾淨的鞋襪衣褲

你總是快樂地工作

爾則是毛主席的天

與在地下的人都翻身起來了

過着紅火的日月

你底小笛更吹的美氣——

你們年時福生產

每人分上百萬的紅利

你們也鬧開秧歌

你底小笛整天的吹

走進這條平川

又去那個山上拜年賀喜

歡呼迎着你們

歡呼又送着你們

老鄉們都特別讚揚你

太陽沒落了

聽見毛驢在呼叫

你收拾起小笛

回到馬房去

給牲口預備草料

你底心上，還留着

小笛的餘音……

識字

夜課開始的時候

一對年青的農民夫婦坐在炕上

婆姨彎曲着腰

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寫着什麼

那是村里婦女們紡綫的成績報告

(因為她定初綫組的小組長)

「張藍英紡綫三斤十兩

陳秀蘭紡綫四斤

蕭明家婆姨紡綫二斤十三兩」

婆姨底漢在識字

他那松枝棒兒似的手指頭

在本子上

一點一點地，一戳一戳地

眼睛一會睜大，一會閉上

嘴里像在嚼着黃蓮似的

吃吃吃吃地吃了半天

才把一個生字的音讀清

頑固的腦筋里

真像有一千隻手在向外抵抗

非用鋼鑿不能打進去

婆姨勤簡而又聰明

學文化肯下決心

經常找婦女主任幫助

年時上冬學

識下了一千多字

今天婦女主任送給她一份群眾報

她一滿高興，一定要識下

婆姨寫下報告

把藏在小窩里的群眾報取出來

一個字一個字地念著

『頑固軍見了敵人就垮台』

『山東解放區擴大一倍』

『大眾合作社股金有一萬萬』

婆姨底漢

一個僻字識不下

兩隻粗大的眼睛瞪著她

婆姨給他識下了

又給他解釋

『一邊是金錢的金字

一邊是中華民國的華

就是咱們搗地用的鏝』

婆姨底漢翻了幾翻白眼

像吞下了一口苦藥似的

才把這個筆劃多的字記下

一會

他溫習昨天的生字

一個應字忘了

他問着婆姨

「上面是小麻的麻

下面是吃米的米」

婆姨提醒他才記起

他似乎是熬了

忽然躺倒在炕上

婆姨立刻叫着

「字都識下了嗎

訂的計劃要完成」

婆姨底漢爬起來

理直氣壯地講

「咱是找煙斗

咱底計劃，呃！保險

還要你來監視」

婆姨樂的哭了

這並不是她要找你的岔子

當初叫你識字是怎樣的困難呀——

年時，村里辦冬學

大大小小，婆姨娃娃

全村的人都要去上學

問你怎樣？你搖頭不去

婆姨親手來拖也不行

你說打牛屁股的土人兒

識下字也沒啥用

你又說：腦筋頭固

不頂事，白費時光

婆姨上學回家，看見

人家底漢們都識字的紅火

打下決心，一定要你也識下

你不去上冬學

她就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教給你

那時

實在是像叫你去爬皂角樹

一叫你識字

就叫欠連天

就要睡覺

就像死豬一般的躺下

婆姨把你推起來

「你識下一個字

咱就讓你睡」

你強強蹲一會

念下三兩聲

一個呵欠，又完蛋咧

又要躺下

婆姨底手快

一把抓住不許躺

「你再識一會好嗎

咱也休息，咱們一道睡」……

爾刻婆姨底漢進步了

婆姨給他訂一個本子

一天給他寫上幾個生字

不管到那里

空下就識字

在地下劃道道

他訂下計劃

要跟婆姨比賽……

好消息

(一)

上午學習

下午翻菜地

吃過晚飯

你又去拾糞

右手提起鐵銼

左手掛着筐子

一面走着

一面哼着歌子

你的確像

向那兒去赴宴會似的

春天的晚風

飄着

泥土的香味

肥料的香味……

小河在原地里

嘻嘻哈哈地遊戲

你走上馬路

一輛一輛的馬車過去

接着三五成群的毛驢

高昂着頭頸的駱駝

像隊伍一般的行進

顯然太笨重了的黃牛

一次又一次的讓別人趕上前去

地下新鮮的馬糞

像剛出籠的蒸餅

你愉快地

把它們比喻

你像走進

擺滿小吃攤的市場

這邊是賣饅頭的

那邊賣的是油酥

你像第一次上街鄉下人

眼睛像耗子似的

盯尋着它們

天黑了

你回來

鐵銼扛在肩上

担着滿滿的糞子

像是從外祖母家裡回來似的

可是，你從前呢——

(二)

你生長在農村小康的家庭

上過兩年高中

跟隨姑爺飄流過

七八年小職員的生活

父母希望你安分守己

你也沒有涉遇過特別困難的日子

但是

你喜歡讀小說

革命與愛的主题

使你的腦袋

時時刻刻

都像銀幕一般的放映——

像扮演新郎的日子

人人都羨慕你

日本鬼子打來了

革命的浪潮澎湃

你很高興

你跟爸爸說：

「快給我錢

我要去革命」

你就走進了

這革命的根據地

你幻想著革命

像到公園去喝茶

第一次生產

同志們都扛起個頭

上山開荒

種茶，種小米

你很奇怪

『這是革命嗎』

你問着自己

『我家隔壁的王三

不還要高明』

你把鐵頭當枕頭

在草地上

長條條地盪睡

你到文藝工作團去

當演出時

派你搬一塊景片到舞台

你說司幕的工作輕巧

同志們都在排演，裝置

你躺在道具上

讀着羅亭：

你說羅亭

要勝過毀滅

葉遂甯高出于

馬雅可夫斯基

你要脾氣

一不順眼就要罵人

嘴里誇大話

啥事也幹不成

(三)

一年一年的過去

你沒有一點進步

也是那樣的不安寧

你夢着

身上像纏着了毒蛇

去年整風開始

你吃不下飯

你讀着『整風文件』

面容也瘦了幾分

主觀主義

這思想革命

自私自利

比產小孩還不容易

都是知識份子

經過『思想座談會』

常有的毛病

同志們的幫助

你才恍然大悟

你開始反省

過去的行爲

找人討論

只有損害了革命

有時深夜的坐在燈下

你要痛改前非

或是睡在床上

你在筆記上寫着：

『要做一名革命的士兵』

『老老實實地爲勞苦的人民出力』

從此

你儼打開了窗子

太陽照進來了

飯吃得

睡也睡得甜

你像牝牛一般的和人打玩

橫身都透露着歡喜

冬天來了

要上山燒炭

你自動參加

說道才是革命

(四)

今年

政府提出

豐衣足食的號召

你雷快地響應

找着領導的同志講

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生產

你底身體強壯

你是一等勞動刀

在動員會上

你響應了人家的挑戰

生產小組

你參加過編筐子

可是，編壞了

你十分的過意不去

改到農業小組

天剛亮就起床

扛着鋤頭去開荒地

手上起泡

腰酸背疼

你沒有半句怨言

要革命

這就是革命的實際

集體的機關生產開始

派你上山去砍材料

那天徧徧下雨

半夜回來

滾一身稀泥

完成了任務

你有說有笑……

那天淘井

颳着冷風

要你下井去

立刻脫了棉衣

沒有打個吧嘍

前天你和兩個同志

挖開一個廁所

你一鏟一鏟地

把積壓在下面的糞料鏟起

其他的同志

一筐一筐地送到菜地

你鏟起一銑

說這像饅糕

你鏟起一銑

說這就是綠豆餛

被紙渣裹成一團的

像奶油酥餅

那些五顏六色

你打着哈哈

叫那個學美術的同志

快來分析

這是那幾樣色素組成

趕着把肥料備齊

明天就要下種籽

(五)

前回總務科長報告

從九月份開始

我們的伙食要改善到

每人每天

要吃蔬菜一斤半

一個月

吃到豬肉兩大斤

今天又報告

我們就要發單衣了

還要發襯衣

單鞋兩雙，毛巾兩條

牙刷，精鹽……

明年就要發呢制服

呢大衣……

抗戰五年多

我們底生活

却在一天一天的改善

你也認識清了

生產的力量

就是要打垮強盜法西斯

一九四三·三·二〇

杏兒

今天落雨

咱們不上山去了

咱在寮里修紡車

那個學你講話學得很好的同志

在鍋台上做着炸醬麵

灶里還燒得有新鮮的包穀

聞到了香味

杏兒，咱忽然想起了你

你媽底眼睛不太相干

你底弟還小

在那些日子

無論天是怎樣的糟糕——

整天都是下着酸麻雨

滴嗒滴嗒，到處都是稀泥亂濺

院里院外

灶前灶後

總是見你在進進出出

拖一包，拿一把

脚是稀爛爛的

衣裳打濕大半

「流海」上的水

不斷地滴到臉上……

咱們快有兩年不在一起了

前次你託人打來的信

你說今年的麥收很好

一垧地打下二石多

那隻母牛又下了崽仔

你弟關的羊添了十幾隻羊羔

莊稼都保險

蕎麥已經種下

餛的豬娃，一滿長的美

你很高興

提起蕎麥嗎

咱想起了當初咱們在一起的事情

前年秋天，咱們在山上砍木料

你跟媽在地里割蕎麥

你要咱唱歌

你也唱了小調

你在地里挖出山藥且來

咱去林子里搜柴火

咱們就坐在火邊燒着山藥且玩耍

你媽叫快去割蕎麥

天氣快要下霜了

一下霜蕎麥就要被打掉的

你回媽說

玩一會就來呀

使上一把勁就趕上了

你又問咱

會不會受同志們的批評

日子過得多麼快啊

杏兒！今天落雨

你又在做些啥呢

年時你底信上說

區上公家人都學會紡紗

你在跟黎家的婆姨學紡

你叫咱也學，跟咱比賽

爾刻咱會紡了

你聽咱底紡車吧

嗚嗚嗚嗚，人家都說是好紡車

咱們一不上山

大家都在窩里紡綫

前天咱在報上看見

政府又要開「勞英」大會

年時孫桂英當了勞動英雄

你不服氣

今年咱選舉你

杏兒，勞動英雄真光榮

毛主席，朱總司令都看得起

請吃酒席，請看戲

昨天咱們在河下洗衣

黎家的驢子哥進府來

你捎的信

區上叫大家講衛生

你說：牛羊住的窩收拾過了

也給豬們打了一個小窩

院子，你和你弟天天都要掃一遍

你把媽底窩特別打掃得乾淨

有裂縫的地方都用泥補上

窗子開大了

麻紙糊得亮當當的

村里家家戶戶都像在過新年

新格嘮嘮，齊格楚楚

光景實在過的美氣

臨末

你問咱啥時候回家

杏兒熬住吧

明年打垮鬼子就回來的

鬭爭了配給店底掌櫃

鬭爭了配給店底掌櫃

昨晚上媽媽參加了討論分配

勝利品的會議，到了雞叫二遍

才上炕，天一亮就起來了

高興地準備着麻袋

去措回高粱和小米

人家的媳兒們有漢子

一滿袋一滿袋地往家里措

媽媽底丈夫，前年就被抓勞工

到了黑龍江，一直沒有消息

小三兒才十三歲，只好母子兩人

一次抬一袋，小三兒不斷地

叫着：『好呀！』『實在美呀！』

新春的太陽，笑盈盈地歡迎着

這一群勝利了的窮人

汗水在媽媽底額頭上滴着

襯衣都濕透了，帽子壓在肩上

又是那麼像鐵礮一般的重

媽媽並不感覺到累

不知從那里來這一股勁

從配給店到媽媽底家

有二里多地，要過旱河

要轉灣，要過橋，要上坡……

一口氣就抬到了家

一連抬了三、四次

小三兒抬着走在前面

媽媽在一邊走着，一邊想些什麼——

笑的光采從汗水里開花

窮人也有了翻身的日子

有時也悄悄地繃了繃眉頭

也許是想起了小三兒他爹

還活在人間或是已經變成了鬼

那是前年的春天

一天剛剛吃罷晚飯

甲長汪上貴拿着一個本子

來找着小三兒他爹

『這次出勞工有你，

去黑龍江，明天就起身』

甲長沒有聽小三兒他爹的哀求，伸訴

頸子一硬就走了

媽媽哭腫了眼睛

小三兒也哭啞了喉嚨

小三他爹頓着腳，捶着胸，叫着天

誰能挽回這悲慘的命運？

第二天

甲長跟着「皇軍」來了

媽媽拉着小三兒去

跪在這些魔鬼的面前

小三兒他爹也跪下了

但是，立刻被一條獸腿一脚就踢起

「八個牙奴，好事情的

你底心的不明白」

用繩子把小三兒他爹捆走了

媽媽和小三兒整整地哭了三天三夜

從此，小三兒他爹沒有了消息

從此，悲慘的命運

把她母子兩人拋棄在

這荒坡上的破泥棚里

憑風吹，雨打，飢餓，疾病……的搓磨

差一點沒把老命拖去……

「楊大媽，要鬪爭趙掌櫃呢

你也不是在他店里「配給」的嗎

要開大會哪！你去參加，要回

應該「配給」頭們的糧食，好過日子」

當初，媽媽不肯相信

那敢去參加，心里想着：

「人家勞力大，咱寡命苦，一切都算了」

江嫂子明白了道理，現在是民主政府

要向壓迫過的人去報仇雪恨

「楊大媽！你怕啥

前天不是把活閻王也鬪爭了呀」

那個傢臭蟲一般吸取着

窮人們血液的高利貸魔鬼

「柴多火燔高」

大家一條心，力量就大

鬭爭會進行了兩天

像一陣猛烈的暴風雨

把媽媽也打醒了

「林大爺！趙掌櫃麼

他把配給糧賣給灑平的商人

晚上從後門一大車一大車的拉

那麼多的豆油，火柴，黃豆，小米，大米

我親眼看見過五六次

在余家草店里還存有四五百袋保管糧

也要叫余家的人出來坦白」

媽媽提供了材料

大夥兒都給她加油

「咱們的糧，咱們要回來

誰敢說不應該」

「欠債還錢」趙掌櫃的威風

是被鬭爭的霹靂打下去了

在最後一次的大會上

媽媽是激憤地發了言

趙掌櫃害怕那些暴露的事實

忽然，給媽媽磕起頭來

「趙掌櫃！不要來這一手

從前，我母子來要「配給」糧

稍稍遲了一點，就吹鬍子，瞪眼睛

給你磕頭都不該，這回呢

咱們底糧食一定要回來

三個月的好糧食，咱們打伙兒

幾百人底命根，你底心好狠

就想一口吞下去』

衆人底眼光像電火

燒在趙掌櫃底身上，一定要他

反省，陪禮，償還這許多的糧食

一九四六·二·二七·熱河

白溝村

(一)

「遭殃軍」到了飲馬圖河

白溝村的老百姓明白：

「滿洲國」倒啦，鬼子跑啦

蘇聯軍來過

蒙古軍來過

八路軍跟老百姓已經結下了

天高地厚的交情

「遭殃軍」來了

青年小夥子都帶着大槍

趕着牛羊進了後山

飲馬圖河也暗啞了

(二)

老百姓明白

「皇軍」來的時候

「太君」騎在馬上

前面機關槍開路。

「遭殃軍」來了

也是官兒騎在馬上

前面機關槍開路

寬邊兒軍帽

黃卡機制服

厚重的膠皮鞋

寬皮帶紮在腰間

只是臉兒還是黃色

掛的是美國槍枝

使的是美國大砲

全像是美國擁來的奴隸

「遭殃軍」來了

周二狼子打着小旗

跪在路旁去迎接

營部就住在周家大院

營長住在媳婦的房裡

大閨女去體貼慰問

周二狼子找着東頭的胡家老爹

「八路軍來了

你是優抗小組長

「中央軍」來了

你去「動員」「慰勞」呀！」

胡家老爹沉着臉，抖着鬍子

周二狼子找到西頭的陳老婆

「八路軍來了

你是擁軍模範

「中央軍」來了

你去「動員」「慰勞」呀！」

陳老婆扭青着臉

牙齒縫里哼了一聲

周二狼子出主意

徐禿子底頭被割來

掛在村子的大門上

說是

周二狼子找着徐禿子

「去！去叫各家戶都來

中深了「匪軍」的「塗毒」

「中央軍」來了

不幫助「國軍」的「叛逆」

各家戶都得出錢

要大大的「慰勞」一次！」

營長很誇獎

徐禿子瞪着眼

周二狼子的「忠於黨國」

周二狼子只好白着手回去

「「總裁」一定會「提拔」

一個雞蛋，半文錢

咱們有的是「壯丁」

都沒有人去「慰勞」過「遭殃軍」

美國和咱們是一家

營長發脾氣了

世界上只有咱們是第一」

周二狼子實在高興

挺起腰板走路

斜着眼睛看人

一天

他站在門前的高台上

向全村老百姓「示威」

「咱們也「晴天」啦

誰鬪爭過咱們

誰揩去過糧食，分了咱底土地

乖乖地跟咱送回來

磕三個響頭

叫三聲爺爺認錯

不然

徐禿子就是榜樣」

當晚他接到一封奇怪的信

叫他不要太猖狂

信服老百姓的力量

哈，哈，哈，哈，哈，哈……

他和營長都笑得「響亮」

罵着：「這算什麼玩意」

可是

第二天他却失了踪

屍首被拋棄在後山溝

(三)

周二狼子死了

營長下令要「鞏固」工事

全村的老弱男女

像牲口一般的被趕出來

已經破壞了的碉堡修復

圍牆的缺口都堵上

牆壁都鑿上槍眼

火急的佈告宣稱

通「匪」的「格殺勿論」

朝晨

嗖嗖的風兒掃來

光着屁股的孩子

前胸蓋不住後背的婦女

一路打着抖戰

個個着腰身去趕修工事

一個領子上頂三顆金花的官兒

似乎觸動了他的「慈悲」

催促着她們趕快工作

說是可以增加體溫

一面又講

「「匪軍」都是一些「窮鬼」

看咱們的，頓頓大米白麵

穿的又闊氣

美國全是金山銀山

蘇聯全是森林沙漠

你們只要一擁護中央

將來人人都會發財過日子……」

(四)

這幾天

白溝村忽然暗暗地流傳着
一個新鮮而又古怪的故事：

『親眼看見的？』

『是的，半夜時候

我爬到窗台上看的清清楚楚

從西邊下山來的

從東邊過河來的

下邊王營子出來的

千軍萬馬，黑鴉鴉的誰數得清

還看見了指導員

他騎在一匹肥大的青馬上

還看見了那面大紅旗

插在區公所門口的那面大紅旗

上面寫着子弟兵的那面大紅旗』

飲馬圖河明白

飲馬圖河又開始歌唱

老百姓明白

老百姓記得

「滿洲國」毀的時候

也有過這樣的故事流傳

在夜裡

有的青年小夥子偷偷地回來了

有的在白天也化裝回來了

刮過了冷風

夜是黑洞洞的

「誰呀？」

並沒有等到回答

哨兵底腦袋已經滾下來了

一陣陣爆炸的怒吼

白溝村又站起來了

脚下擺了一堆一堆的屍體

尾聲

太陽紅紅的照着

牛羊又在草地上打着滾

老百姓忙着割回剩下的莊稼

飲馬圖河在愉快地唱着

「八路軍跟老百姓已經結下了

天高地厚的交情。」

